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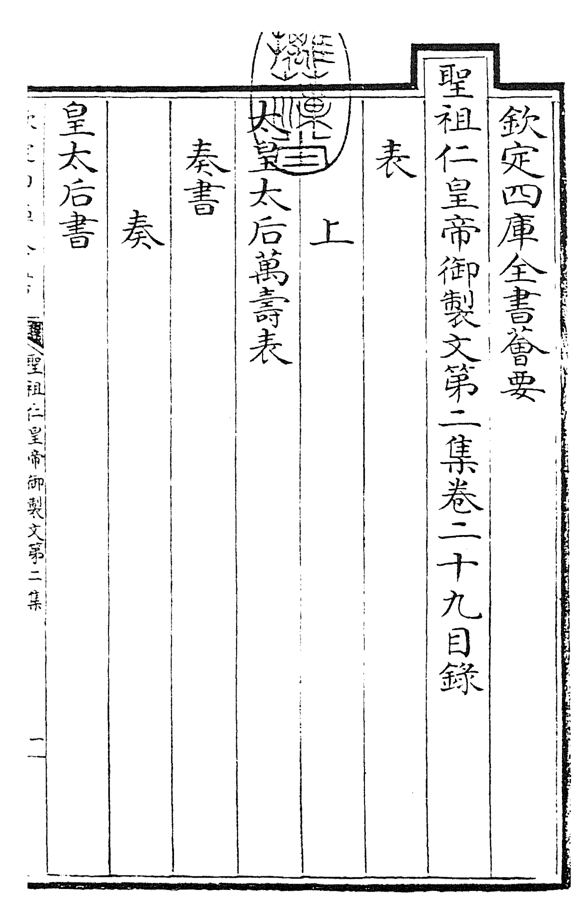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目錄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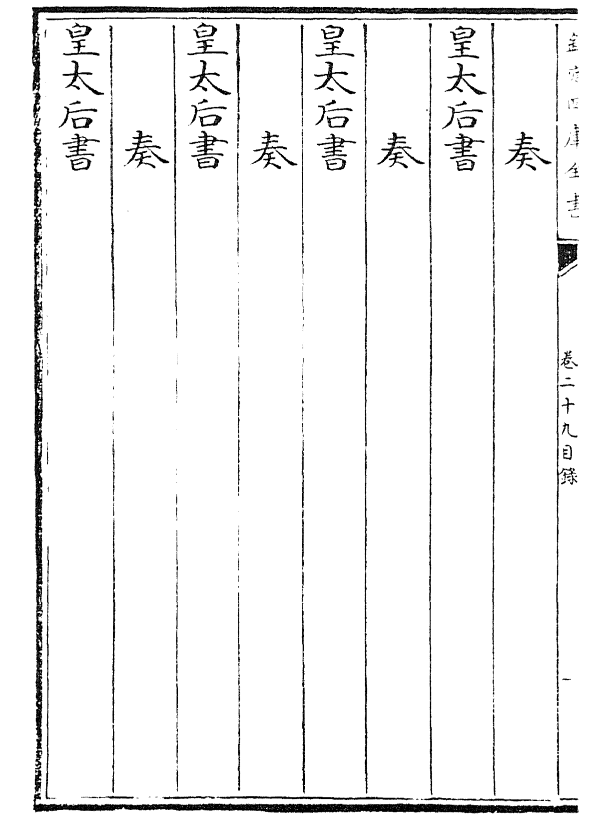
上

太皇太后萬壽表

奏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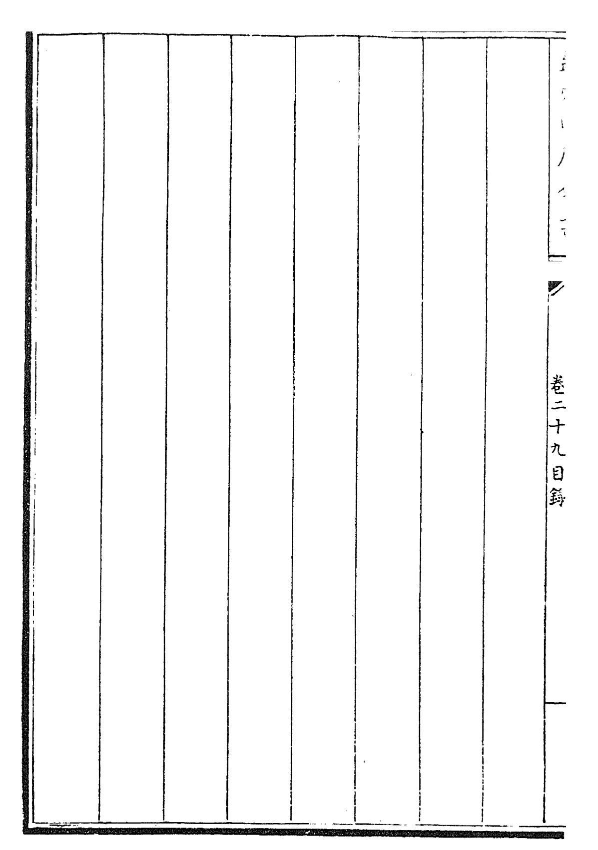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十七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

表

上

太皇太后萬壽表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

伏以

壼教垂仁得一綏永寧之慶

母儀示範含元彰至順之符

徽音播於三朝弘開岳籙

聖澤敷於萬國備歛箕疇宮禁胥歡臣民咸喜恭惟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温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道優貞吉德協化光懿則承天文母啓

興王之業嘉禎誕

聖堯門弘裕後之模慈惠聿著含飴聲揚彤管恭儉嘗

先服練美備瑶闈徽稱冠今古之尊仁壽迓升恒之祉

玆值夾鍾應律正蓂開八葉之辰更逢奎宿迎陽恰桃

結蟠枝之實指蓬萊而獻瑞環長樂以稱觴臣幼荷
深恩長資明訓孝養難酬罔極尊崇聊展承歡伏願景
命彌新純禧益茂叶八千歲以為春
東朝永蒞錫億萬年而成算西母常來臣踴躍懽忭之
至
奏書
奏
皇太后書

謹奏

聖母皇太后　臣違

慈顏日久所以未敢專使請

安者軍中來往人頻則語言淆雜於事機無益且　臣意

若仰荷

天佑迅成大功將同捷音竝奏以此藴結於懷恒於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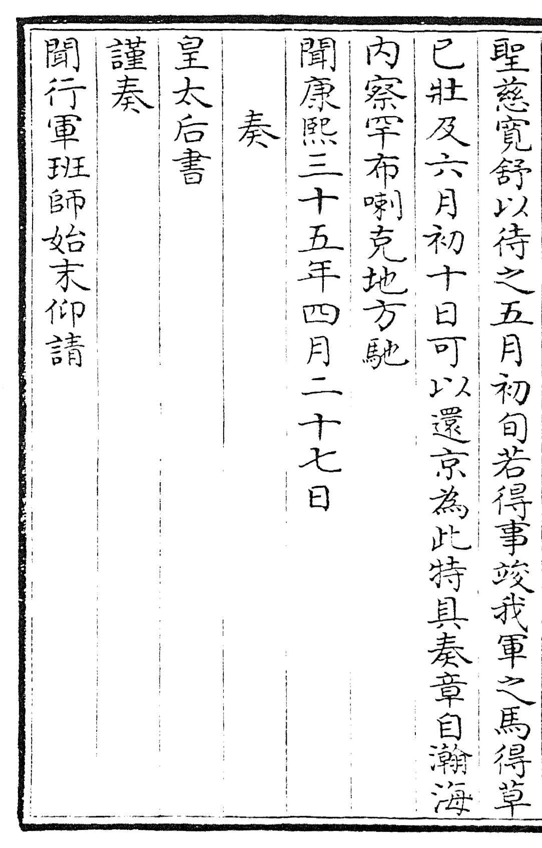
寐之中屢候

聖母興居不勝瞻仰兹故再拜恭請

萬安伏祈

聖母手諭示知之此間水泉清而地氣寒臣體中甚佳諸皇子諸王皆各安善大小諸臣以至軍士俱好臣所統兵無有滯誤咸整肅以至糧車亦接續而來但以待伯費揚古之兵遂多需時日耳噶爾丹所在距我師甚近彼聞臣親師兵來必爾竄逃今但臣一路進兵則恐其途徑既多彼將從他處奔突總之此行

天心眷顧似有可憑伏望



聖慈寛舒以待之五月初旬若得事竣我軍之馬得草已壯及六月初十日可以還京為此特具奏章自瀚海內察罕布喇克地方馳

奏

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皇太后書

謹奏

聞行軍班師始末仰請

慈安事臣自出京畿軍行在道日惟訓習軍士愛惜戰馬周防哨瞭申明賞罰計程行四十日可抵其處因待伯費揚古期會之兵沿途駐師殆及一月以此遂致遲緩至於

上天仁愛事事默垂眷佑水泉乏絶之地倏爾清流沸湧克魯倫地旱甚噶爾丹馬畜瘦斃自正月以至於今求雨不雨草枯如冬我兵甫至而雨草遂茂生且來降之厄魯特問我軍云此地三日前青草曾無一莖今何

以忽焉而生汝師中誠有善於求雨者乎又見我師於河中捕魚彼云汝師捕之輒爾多獲我等捕之一無所得於此見我等口祿絕矣我軍追逐厄魯特凡五日見其所遺佛經帳房所自殺婦人稚子及疾病之人釜鬵釀具網罟甲冑鞍轡衣服食用木器竝在釜之羹在革之酪盡其所有貧窮度日之物率皆委棄其垂首鼠竄之狀殊不堪觀矣此問蒙古及喀爾喀等曰如此捐棄逃竄汝等視之以為何如皆云此不但棄其重器物雖

輕物亦棄之度日之資咸盡矣惟倉皇求生並其所屬之人皆不暇顧又喀爾喀之言曰此即我等當日情形我等叨蒙聖主恩養得以有生否則盡委溝壑矣今噶爾丹誰復豢養必窮困盡絕而已其言如此以臣觀之果然噶爾丹雖經逃遁料其斷不能復來因灼見其情形蹤跡如此遂酌遣將士窮追往迎伯費揚古之軍蓋此行也臣統大兵深入賊望風遁逃全師凱旋者誠大慶也誠大幸也且蒙古之性情地方之水草兵法之宜

守宜戰宜招徠宜遣使宜焚燎及斷其道路防禦堵截
難易機宜目所洞悉身所經歷咸已知之自茲以後亦
甚易易矣臣於六月初十內可至京師臣此行乃國家
福祉
上天眷佑為此不勝欣喜惓切具
奏以
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報

聞大軍所指一切機宜咸奏膚功

上天協應至於已極仰請

萬安事臣君臨萬邦撫御天下於兹三十餘年數經擾

亂俱已削平惟此厄魯特噶爾丹自烏瀾布通遁逃以

來悖棄誓言希圖報復揺動外藩桀驁已甚凡此皆臣

所灼知此賊一日不滅我國家一日不寧是以前後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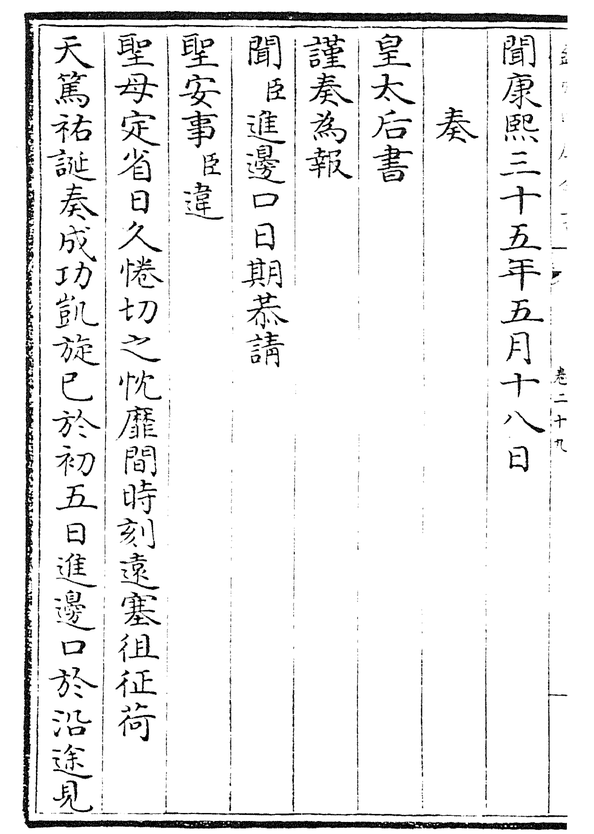
悉思維不憚一身勞苦大漠沙磧多方跋涉自古迄今
軍旅未行之路冒遠徂征出其不意以此強寇肝膽為
之破裂不戰而逃臣窮追五日見其沿途將所用器物
盡皆委棄已經遠去更欲前追以今年克魯倫地方草
未發生頃始萌茁軍糧漸至短少再四籌度徒勞師眾
故度量敵人蹤跡遣兵進追於所遣兵補給二十日口
糧班師而還業經馳奏以
聞荷蒙

上天垂眷俯協人心伯費揚古之兵適至戰於特勒爾即地方勦殺噶爾丹賊衆子女駝馬牛羊盡皆俘獲厄魯特今已殄滅矣臣不獲定省

慈安奉侍左右者凡八十日盡勦賊衆奏凱而旋於六月初十內可以抵京此皆

上天默佑凡在師中人等罔不踴躍歡忭臣之福慶駢集所向有成臣誠不自知也不勝懇切屏營謹

奏以



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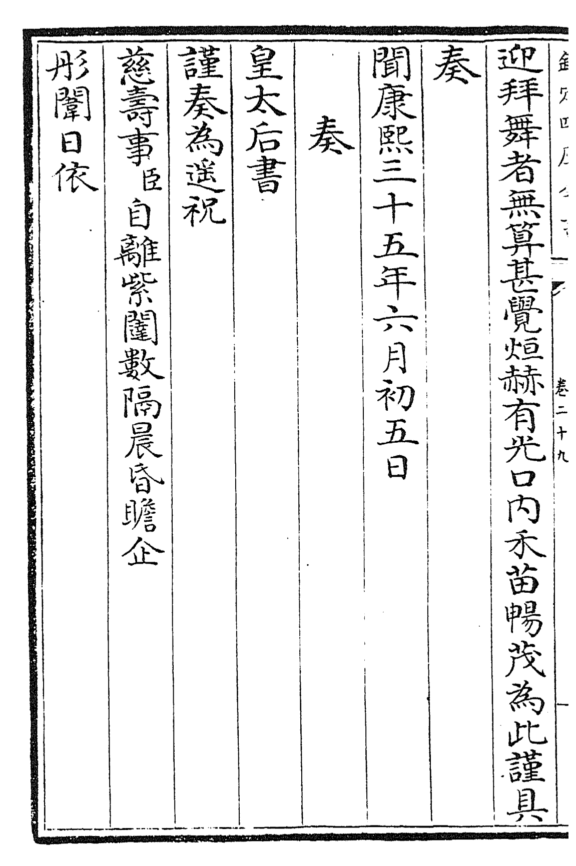
聞臣進邊口日期恭請

聖安事臣違

聖母定省日久惓切之忱靡間時刻遠塞徂征荷

天篤祐誕奏成功凱旋已於初五日進邊口於沿途見

蒙古生計阿巴哈蘇尼特等旗駱駝皆健馬匹較少牛羊饒裕察哈爾八旗御牧地方較前頗覺殷富我上都馬羣因途次經過臣咸視之甚充盛孳息今年塞草蕃廡四種牲畜咸皆肥碩家家皆有湩酒乳酪充牣其中隨臣從軍中來者彼皆挽持其轡勸飲勸食且途中進獻駝馬牛羊不可勝用從軍之馬皆壯故大半遺留於口外馬羣每日來迎於道旁者男婦幼稚約畧一二千人臣旋鑣甚速其追隨不及者且將隨至京師途間趨



迎拜舞者無算甚覺烜赫有光口内禾苗暢茂為此謹具

奏

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五日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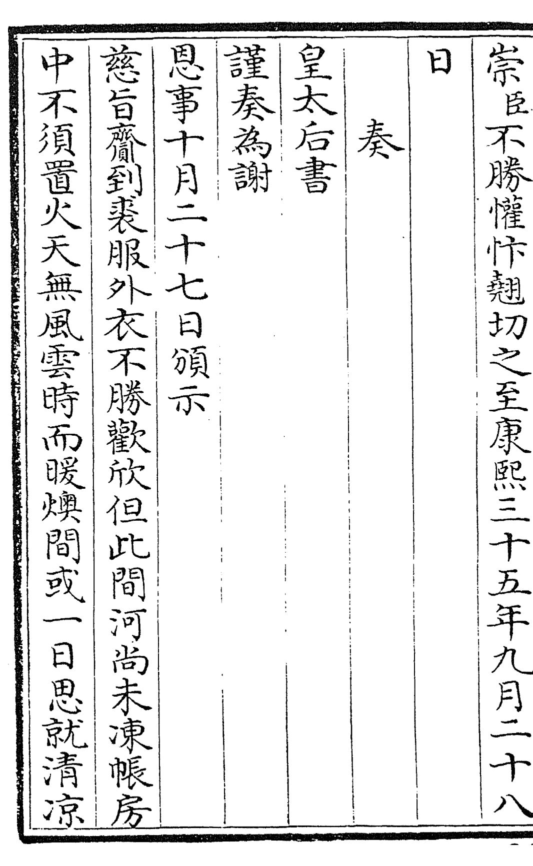
皇太后書

謹奏為遥祝

慈壽事臣自離紫闥數隔晨昏瞻企

彤闈日依

左右頃當小春應律
令誕欣逢臣身歷關山未獲捧觴介壽神馳
禁籞聊思作頌呼嵩謹遥拜行禮所有年例進祝儀品
交皇太子胤礽呈上仰希
俯鑒茲偶得野物附使申獻一味旨甘用達微誠於鴈
塞
千秋有慶正昭景福於鑾階伏願
聖母壽歷靡涯與歲華之並永嘉禧茂集比山岳以增



崇臣不勝懽忭翹切之至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

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謝

恩事十月二十七日頒示

慈旨齎到裘服外衣不勝歡欣但此間河尚未凍帳房

中不須置火天無風雲時而暖燠間或一日思就清涼

之處與

皇太后違離遥遠意者念如前此之征行過為縈慮也

玆時此衣且不服俟再加嚴寒即歡忭而服之二十八

日至黃河此即鄂爾多斯部落之境雖免充盈徧於原

野鄂爾多斯之衆預為儲備而迎謁者甚為恭肅至彼

當再奏鄂爾多斯去歸化城約百餘里以繩度之未竟

其事在此行圍遣懷

皇太后可寬思念之心也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

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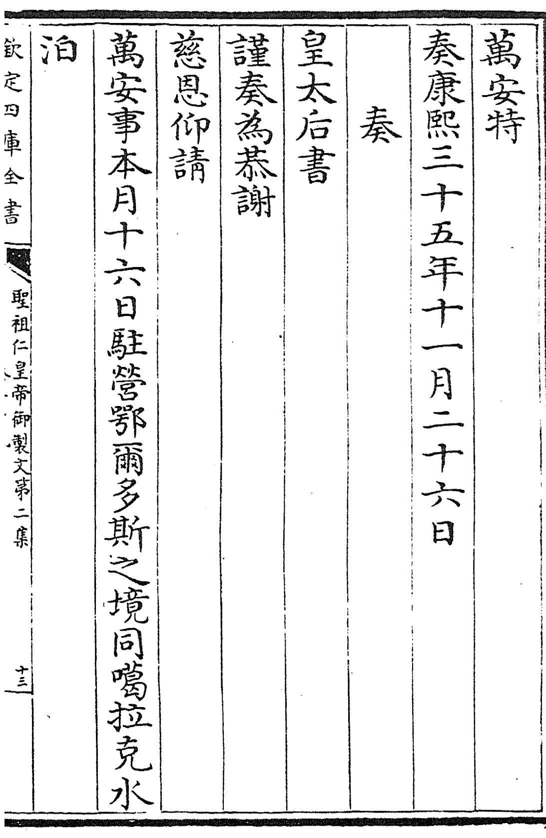
聞噶爾丹必來降順確實情形事自今夏以來臣䏚知噶爾丹必窮困投降故乘茲時會躬出邊外欲收服噶爾丹所屬之人翦其羽翼窮其所往而招降之再為區處以此而來自出塞垣卽遣師於哈密布隆吉爾地方

堵截又於喀倫一帶各處堵截俘獲中有顧回者皆重加賞賚屢次遣往招降一切行事皆與意相孚合自啓行以至歸化城來投降人口三百有餘阿南達等所俘獲之人并計五百有餘噶爾丹力窮計盡稱欲投降遣其格壘沽英杜拉爾寨桑至此人先曾計議來投沙克肬土謝圖諾爾布等亦知之是以外則仍佯為使臣而私密問之則皆以實情告與來降之人無異言自土謝圖諾爾布來後噶爾丹自知破壞已極集丹即拉衆寨

桑同議衆人言今目前窮蹙已至知必破壞我等為首之寨桑等屢往投順所屬之人逃亡者無日不有今若不往投聖主其將何往若有可往之地及能養贍我等之人指示一處則我等隨之而往若無則我等不能相從居住矣噶爾丹更無計策不得已遣我來來時噶爾丹丹即拉呼我近前避人而面告之曰我向來所行乖戾以致如此汝至看彼處大臣情狀若有留我之意我即投奔等語我因請問屢次為使臣前往對答言詞當

稍剛直乎抑謙遜乎噶爾丹丹即拉云我等今無所往惟乞活命言詞稍有違拂可乎諭旨如何即當遵旨不可有違拂之言既出丹即拉私向我言汝之此行我等所餘厄魯特數人生死之命皆係於汝當黽勉敬慎又阿巴寨桑車凌奔寨桑執我之手而告之曰汝速往速回我等候汝消息即往投聖主汝妻子我等照看之問彼處何所食答云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野獸多我等無多人得野獸則食野獸不得野獸則殺馬以食今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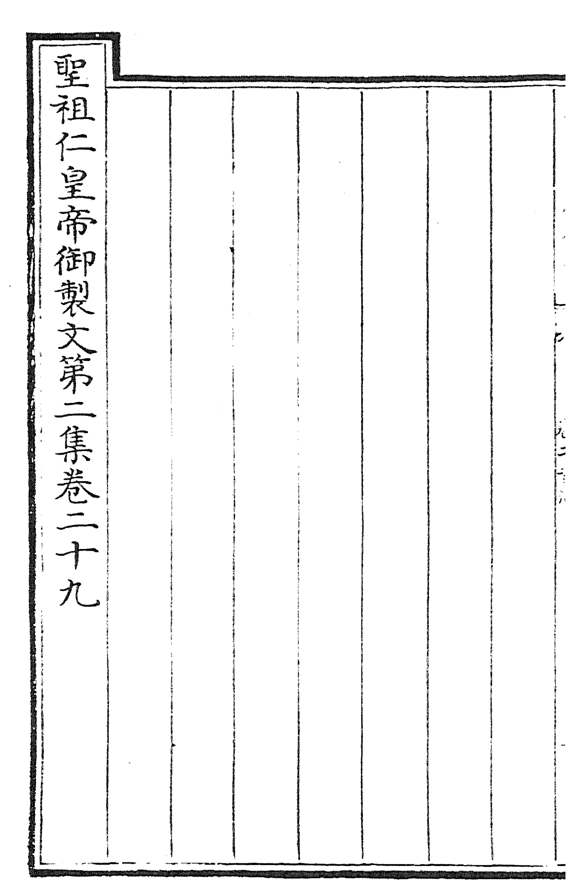
鎗藥盡設弩機以捕之地甚寒冷凍死者往往恒有我
來時九月十二日今且凍死者益多矣我等厄魯特應
受罪孽故遲死以至今日因嗟歎淚下又噶爾丹向衆
言曰天下之人各不相同仁聖太平皇帝洵為奇異其
愛養人民敵國皆被其澤故我國之人盡皆歸往矣因
歎息不已以此觀之投降眞實臣荷
天心眷佑意謂此事可以觀厥成矣為此恭聞之
皇太后亦同喜悅幷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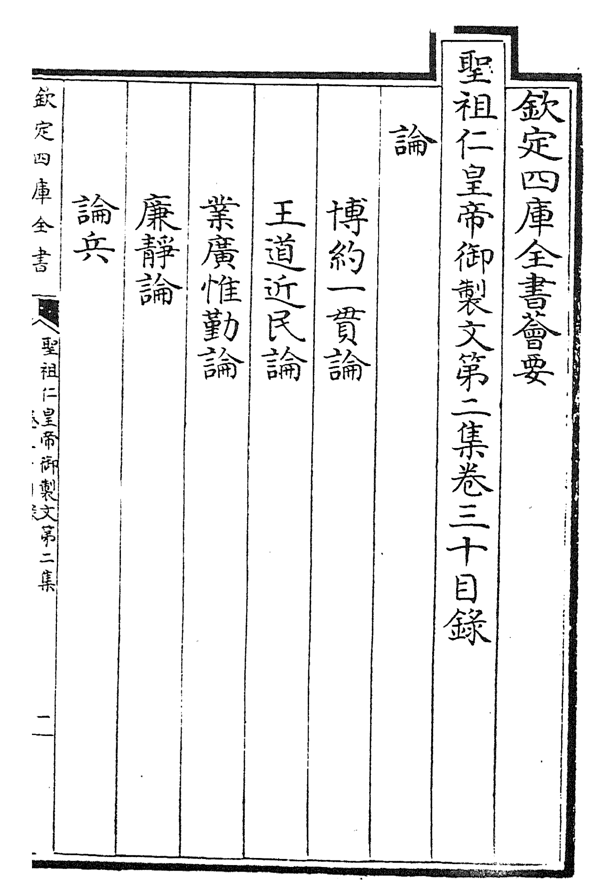


萬安特
奏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恭謝
慈恩仰請
萬安事本月十六日駐營鄂爾多斯之境同噶拉克水
泊

皇太后慈旨以臣生日賜金銀茶壺二執齎到臣懽忭拜受仰惟
母后於二千里之外常為思念寄以如許之物臣非不知縈懷之切也去年自春中之月至夏之中自秋杪之月至冬之末今復春將盡矣遠在原野不克侍左右而問安者亦祗為此一噶爾丹耳今賊子就擒其下離散乘此之時不可不盡去其根株此蓋斷不容已之勢臣至寧夏相機會而行為此謹具謝

恩以奏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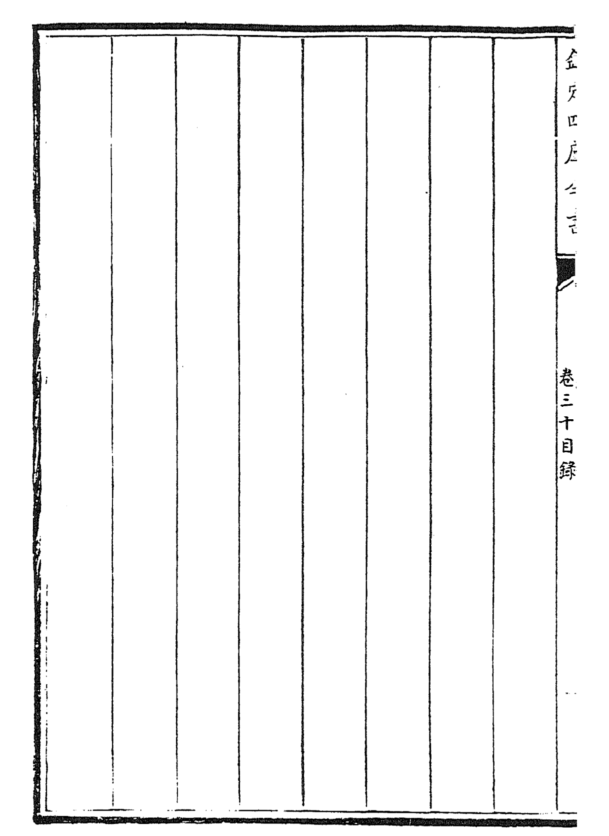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目錄

論

說

解

四維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

論

博約一貫論

嘗廣稽載籍研極指歸見夫聖人之道散之彌綸於兩間斂之退藏於至密始於民物象數之繁終於窮神達化之極無非學也無非道也但見其所為散者而不知所以斂則窮大而失其居若夫寂滅之學既已遺棄一

切矣則所斂者復何物哉二者之失均也昔仲尼過周問禮老聃晚而返魯刪述六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禮樂法度當世賢人君子百家之書衆藝之事列國之内九州之外弘纎微著靡不殫記洽聞洞悉其故其時及門弟子多莫識其所由然者故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是猶但知夫子之道之大學之博而不知夫子之一以貫之也博約之論始於顔氏而闡於子輿氏顔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氏

言博學反約言守約施博而其說之最明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惟萬物皆備則非窮極天地之化育人物之蕃變不足以全我之量惟反身求誠則一失容者禮之所以廢也一失言者禮之所以悖也博而至於天下歸仁約而原於視聽言動則夫所謂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又豈在反身之外哉洪範敘五行八政五紀皆治天下之太法而其要考祥於視聽言動之間恭從明聰遂以致雨暘寒燠之應由是言之雅頌

經曲易象春秋極其博矣約而求之豈有殊旨哉或以涉獵强記為能非博也或以虛無寂滅為尚非約也大學言明新始於格物齊治歸於修身此則聖賢所為若合符節者皆此義也

王道近民論

嘗讀史至魯伯禽報政之事而深歎古聖人致治無他道也惟在因民之心而已矣周公之言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旨矣哉非聖人何能語

此夫民雖至愚且弱莫不各懷所欲順之則易與為治拂之則日趨於非此必至之勢也聖王知其然故因民之欲遂其生也予之以田里樹畜之資導之以農桑衣食之術公旬有限而勿奪其時補助頻行而常惜其力然又念民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於是因其父子兄弟之愛發其孝友姻睦之良習之於黨塾申之於庠序俾愚者安其身於襏襫而婦饁夫耘晝茅宵索終歲勤動而不以為勞其秀者則釋耒耜而敦詩書被服儒雅曰莘

革於俎豆鐘鼓之間而不覺或有不率者設為法制以整齊之立為刑辟以董戒之要皆示之以不得不然而非專恃此以為遷善去惡之具也唐虞之世敬敷五教而外服就流宅之刑大率有其名而不用者爾故臯陶之稱帝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玆用不犯於有司夫民至不犯其治蔑以加矣而實感格於好生之主德斯豈非用簡與寛之效哉降自三代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咸遵斯道故一時幾於刑措

其他英察者或流為束濕綜核者或入於煩苛法令滋章馴致衰亂此皆未明於易簡近民之道者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而大學之言絜矩本之以所好所惡孟子之原得民心亦歸之於與聚勿施合聖賢諸說推之總不外因民之心以為準然則易簡者近民之實而近民者王道之旨歟

業廣惟勤論

蓋聞天運於上則四時不忒而歲功成故自開闢以來

陽變陰合屈伸往來無一息之或停而後氣化周流亭毒萬物高下散殊俾之各得其所行健故也代天工以理萬物者亦若是而已矣周官之戒卿士曰業廣惟勤卽虞帝之廷賡歌交贊亦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書又曰弗謀胡獲弗為胡成聖賢之言固先後同揆也國家稽古建官雖職有繁簡秩有崇卑而設一官則必有一官之事規條待其整理吏胥式其言動百姓視其董率要未有不以黽勉奮迅而成惰窳偷安而敗者也古之

官箴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豈不在於能勤哉惟勤則能豫豫則臨事有寬裕之體而不困於煩劇惟勤則能審審則事機有坐照之明而不至於闇汶惟勤則志氣日新而可以振闒冗之習惟勤則心思日用而可以生智勇之才以之治事則官無廢事以之臨民則民無失職業之廣也斷在乎是此固庶司百職所同然而況卿士爲振綱挈領之人尤所當自勵者哉推而廣之凡士農工賈皆

各有當勤之業士而不勤則學殖落而日即於荒陋矣農而不勤則耕穫失其時八口不能飽矣工賈而不勤則居肆之業荒懋遷之功弛無以牽車牛而致洗腆矣尚何以望其業之成哉朕嘗覽古人之言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又曰不寶尺璧而寶寸陰實惟勤之一言通貴賤上下而一之者也故因而論列之

廉靜論

嘗讀漢詔有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曰俗吏矯飾外

貌似是而非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善哉廉静之言立身行已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為學者皆宜然也况人臣之策名委質任職臨民者乎葢禮義廉恥管子所謂國之四維夫廉者四維之一而已矣然未有秉禮守義知恥而不廉者也自為吏者有貪私之實而後重廉潔之名故尤以廉為貴何則廉則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則有所不為凡無禮無義無恥者皆所不為者也吏苟廉矣則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

民守官以勤民不敗官以殘民民安而吏稱其職矣吏稱其職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為貴也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靜惟廉故靜未有不廉而能靜者也既能廉而靜矣則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舉凡利於民者行之必力病於民者除之亦必力事治而民安無非靜也夫豈優游自私保利祿而不恤民事之謂靜乎故凡博安靜之名不可謂之真能安靜猶之博廉平之名者不可謂之真能廉平者也昔人有言曰古

之清勤為國修政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忠於君為身修名者私於已臣之事君與君之待臣貴其忠於君乎貴其私於已乎故願天下為眞廉吏斯能為眞安静之吏蓋久矣屢於懐也因讀漢詔故遂論之如此

論兵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也孫子曰知已知彼則百戰百勝夫知已難知彼益難矧當塞外荒邈之區偵探之所不

及何以知其道里之遠近人衆之多寡山川之阨塞乎漢世開邊史稱最遠但盡數十年之兵力得地無幾究未能滅其族類而中國之財賦亦絀何則窮兵黷武之故也我國家闢基廣大諸蒙古莫不臣屬風土疆域可按籍而稽也頃噶爾丹掠擾邊陲興師討罪其道里之遠近人衆之多寡山川之阨塞予固知之熟矣去年春將親統六師而出召勇略將軍趙良棟問以方略良棟曰老臣無他能平日用師惟精神貫注於事先耳予三

臨沙漠事無巨細躬親籌畫往往以一己之精神包括乎萬事動合機先克滅渠寇每思良棟之言之當也頃者滅噶爾丹之道有三國家當隆盛之際宇內熙恬外藩傾服獨一噶爾丹妄逞兇頑豈非自取覆亡是我之得天時也朔幕地雖遼闊川原險要可以何地進兵何地犄角瞭然指掌是我之得地利也師行雷動之頃甲仗須自禁中糧餉出之公府未嘗輕勞民力而禁旅養之有素踴躍思奮是我之得人和也以知己知彼而上

合天時中獲地利下遂人和又焉往而不克哉昔人有云兵所以戢亂戢暴也今暴亂既除兵甲偃息默坐行幄追維已往姑叙述其事以示安不忘危之心然勵精萃神豈獨用兵之道如是歟

論息兵安民

一勞而天下永逸一勤而兵革永寧者非大有志與斷不能也凡人狃於常習卒然臨之以事必苟且圖目前之安不為長治久安之策雖暫取逸於一時終因循蔓

延而不可收拾往往悔諸事後誠何益哉予自臨御以來留心機務每遇大政則謀之以深沈斷之以果決其始未嘗不慎重三思而其要則惟以安民為念自昔平定三逆之後培滋元氣欲措斯民於衽席未嘗輕言兵事比者厄魯特噶爾丹妄逞兇頑背棄誓約侵陵我藩封潛入我北漠閒諭再三罔知悛改不得不加之以兵議者咸曰蠻夷荒服治以不治古惟有驅逐之而已防守之而已遠勞師旅未必遂能滅除也予思我朝規模

與往代異我朝蒙古四十九部列居塞下久奉臣貢若任其蹂躪而不加庇覆不特失外藩之心將恐事成養癰滋蔓邊境不若早為圖之爰整戎衣躬臨絶幕既大破之冬復再涖遐荒相機勦撫噶爾丹困蹙餘生遣人乞命其意欲緩我兵為免脱計予心知之而未忍逆詐姑與之定期以待之來方春予復親涉關塞遠出朔方既俘其孽子彼尚依栖榛莽未悔厥心知其不可以化誨也乃命禁旅分道追捜噶爾丹勢窮自盡其下悉平

漠北萬里咸歸疆域從此海宇乂安兵革不用可以布化施澤與民休養矣方噶爾丹之盤踞土剌河也諸蒙古為之心動非毅然親統六師直窮巢穴迫而與之一戰必不能喪其魄而殲其衆及其敗遁也非嚴冬再出久駐塞外絕其所往或奔匿他所更費經營春和之期非跋履山川分道進討示予不憚寒暑勤勞必欲滅此而後已則彼尚或支吾歲月妄希茍延三舉一有不決則機左師老必致疲我蒼赤然予何敢自以為志之斷

也仰荷

宗

社之靈成此一勞永逸一勤永寧之事殄戢干戈安靜

教育使天下之民士農工賈各業其業樂其樂豈不大

爲愉快哉故予之用兵實所以安民今兵息而民安將

益講求其安之之法使後人知予息兵安民之意云

說

太極圖說

易道陰陽中庸言性道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兼備矣易之理具於一畫之前中庸之理原於天命之始若周子太極圖可謂精於易而通於中庸者矣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既立之後生生無窮太極未判以前此理具在則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洵善言太極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必皆中節而後謂之和則或中或不中者可知矣蓋天下之中節者常少而

不中節者常多也不中節則不和矣不和則失其所以爲中而非太極本然之體矣若夫未發則無不中也人能常存未發之中則無論未發者謂之中卽已發猶然中也猶然太極之本體也若是則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豈非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乎夫未發之中卽天命之性也究而言之中庸大指不過欲人克全天命之性而已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猶之周子所言兩儀立而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生而不窮也而其本則原於無

極而太極猶之中庸言位育而其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也是故易之理得中庸發之而益明中庸與易之理得周子發之而益著故曰太極圖可謂精於易而通於中庸者矣至其爲說之切實悉符合於聖賢性道之指其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孔子之所謂性相近孟子之所謂性善也其曰五性感動而善惡生則孔子之所謂習相遠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也而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已別白言之矣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立人極則大學止善定靜之義也其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則書所謂惠迪吉從逆凶之義也自世之言性者紛紛曰性惡曰性有善有不善曰善惡混而性命之理不大白於天下得周子之說而正之以見夫道之原於天而修於人者如此其昭然可指而確然可循也則眞可謂有功於斯道者哉

小學課士說

古者有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謂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

學班氏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作大學序取班氏之說書大傳之作先儒以為出於漢儒之附會理或然也今以童稚之年遽責以大學之事其於古人為學之方立教之序亦大不侔矣夫古者教學教耕之異其人左右春秋之異其地灑埽應對進退之詳其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詳其文雖其制猶可考或有行於古難行於今者亦貴得其意而已故小學之法求其參酌至當者莫如朱子所輯一書蓋取古昔聖賢教人為學之

言而參之以曲禮少儀内則之文與前言往行合以成編其内篇則所以培其根也其外篇則所以達其支也而其大義之所存則主於教敬蓋敬者為學之要領所以該本末貫精粗徹上徹下之道也朕自沖齡即已披覽服習嘗以為學者茍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誠下學上達之功實與大學相為表裏不僅為初學佔畢課讀之書而已近代以來有司不以之校士士子不以之誦習簡帙雖存東之高閣朕每切於懷於是特頒諭旨著為

令甲俾天下士子於經書制舉業之外兼習是書有司臨試兼以命題課藝庶幾天下學者誦其言習其行敦其事於日用居處極其理於修已治人近之盡乎人倫精之通乎性命靜以淑其身動以措之世人才盛而風俗淳端在是矣

樂府說

樂府之名昉於漢武帝然不自漢始也蓋古者樂即詩也虞書命后夔典樂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周禮春官宗伯教六詩曰風雅頌曰賦比興而以六德為之本六律為之音班固謂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具在周官故國子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八音之和皆是物也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著以為經而記謂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由是觀之詩三百篇孔子皆嘗弦而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古者樂即詩也漢高帝過沛賦三侯之章其時唐山夫人又作安世房中之歌樂府已權輿於此逮乎武帝崇尚文

學於是作為十九章設協律都尉之官而樂府之名始立魏晉以來歷代踵之綜其大凡漢郊祀已下皆頌之類也漢鐃歌已下皆雅之類也漢橫吹以及六朝清商楚調諸曲皆十五國風之類也其詞雖古今不同正變不一要皆有三經三緯之遺意焉他如京洛行出塞曲雁門太守行飲馬長城窟之類其名甚夥或因事以屬詞或比託以寄意主於古雅頓挫深婉動人漢魏而後六朝以及唐人多仿其音節而為之至白居易則自製

數十篇為新樂府以諷諭當時韓愈製琴操十章杜甫亦以時事為樂府體此則其源流之大槩也後之人由流以遡源師漢魏淳古簡澹之義以求合乎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庶於古義有當歟作樂府說

捕蝗說

嘗讀詩至大田之什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知古人之惡害苗也甚矣註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昔人又云

此四蟲皆蝗也而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且蝗之種類最易蕃衍故其為災在旬日之間夫水旱固所以害稼或遇其年禾稼被隴可冀有秋乃蝗且出而為災飛則蔽天散則徧野所至食禾黍苗盡復移煢煢小民何以堪此古人欲弭其災爰有捕蝗之法朕軫念民食宵旰不忘每於歲冬即布令民間令於隴畝之際先掘蝗種蓋是物也除之於遺種之時則易除之於生息之後則難除之於稺弱之時則易除之於長壯之後則難除之於

跳躍之時則易除之於飛颺之後則難當冬而預掘蝗
種所謂去惡務絶其本也至不能盡除而出土其初未
能遠飛厥名曰蝻是當掘坑舉火以聚而驅之殲之昔
姚崇遣使捕蝗以詩人秉畀炎火之説為証夜中設火
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祖詩人遺意也又晨興日未出
時露氣沾濡翅濕而不能飛掘坑以驅之尤易為力漢
平帝時詔捕蝗者詣吏以斗石受錢朕區畫於衷務弭
其害每歲命地方官吏督率農夫於冬則掘蝗蝻之種

毋俾遺育於土中或時而為災則參用古法多方以撲滅之計其所捕多寡給錢以示勸賞古人有言曰螟蝗農夫得而殺之為其害稼也以是觀之捕蝗之事由來舊矣但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惟視力行何如耳苟奉行不力雖小災亦大為民患朕故詳指其義為説以示之

製硯説

盛京之東砥石山麓有石磊磊質堅而温色緑而瑩文理燦然握之則潤液欲滴有取作礪具者朕見之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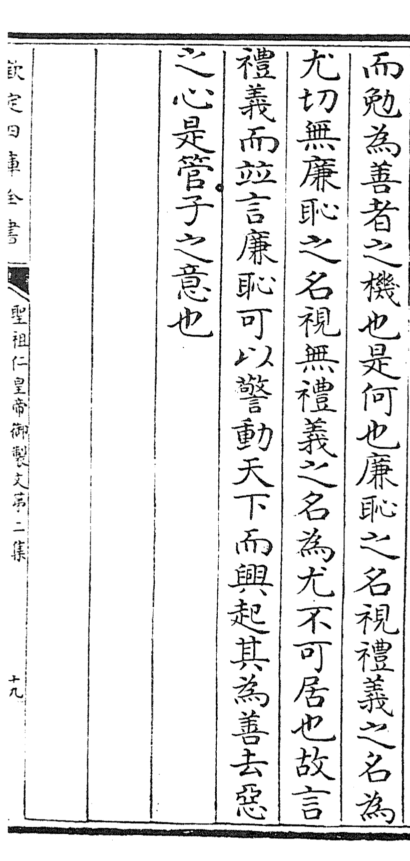
此良硯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圓悉準古式製硯若干方磨隃糜試之遠勝綠端即舊坑諸名產亦弗能出其右爰裝以錦匣臚之棐几俾日親文墨寒山磊石洵厚幸矣顧天地之生材甚夥未必盡見收於世若此石終埋沒於荒煙蔓草而不一遇豈不大可惜哉朕御極以來恒念山林藪澤必有隱伏沉淪之士屢詔徵求多方甄錄用期野無遺佚庶愜愛育人材之意於製硯成而適有會也故濡筆為之說

解

四維解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申言之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柳宗元著四維論以為彼所謂廉者不蔽惡也世之所謂廉者不茍得也彼所謂恥者不從枉也世之所謂恥者羞為非也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不茍得者豈不以茍得為不義而不為乎至於不從枉與羞

為非皆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為維嘗求其說而為之解曰論其統體人茍能以禮義自守未有不能以廉恥自防者則是廉恥卽在禮義之中也而論其節目人若視廉恥為小節則已踰禮義之大閑是言禮義不得不竝舉廉恥也今有人焉責人曰是無禮義者則其人之賢者不能不以動其心而不肖者亦或不以介其意矣動其心者則將勉而益進於善不以介其意者則將以為固然而安於不肖之為又或責人曰



是無廉恥者則其人之強者必拂然怒於其色而弱者亦必懼然懼於其中矣怒於色與懼於中者皆動其心而勉為善者之機也是何也廉恥之名視禮義之名為尤切無廉恥之名視無禮義之名為尤不可居也故言禮義而並言廉恥可以警動天下而興起其為善去惡之心是管子之意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目錄

序

日講通鑑解義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

序

日講詩經解義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刪定

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紘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朦瞍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宮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

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
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
生萬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
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
生養而無促迫矯強之弊故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
詩而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奬詩教爰命儒
臣輯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觀覽凡立說一準
於考亭而旁蒐義蘊兼及註疏博綜名物亦參爾雅又

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學偕進於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日講春秋解義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

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騎駮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

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其袞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

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日講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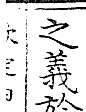
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强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内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叙彝典以倡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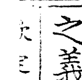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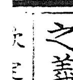
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蓋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所謂禮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亦皆傳述聖門格言

有切身心要旨朕熟之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敘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凜撙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敎之意也夫

孝經衍義序

朕緬維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




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覲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見於冊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辭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

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義蘊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纘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敎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㫖亦

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行至德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說備矣行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備矣行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矣行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

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板頒行並製叙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内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雝龎之治斯則朕繼述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經筵講章序

朕嘗讀尚書説命之篇其勸高宗以好學也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人君為學必稽古考憲人臣勸學於其君必援古昔稱先王凡以百家紛紜折衷於聖衆言淆亂是正於經其所孜孜汲汲者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也豈佔畢口耳之為勤徒資聽說而娛覩聽乎今夫師儒訓詁授受之學託諸空言以明其道而猶必守其一先生之說而况人主為學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者哉朕自沖齡性絶嬉玩顧獨喜書自經史之餘苟其不謬於聖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

未嘗不博求而縱覽焉至於經筵進講則專主於四子五經蓋書契既興載籍浩繁雖開卷有益而有裨治道必以四子五經為歸極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來所經營措施於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朕自臨御迄今日講靡輟經書解義節次彙刋其遇春秋二仲則涓日經筵未嘗有間閲時既久篇帙漸多因命儒臣彙為一集付之剞劂昔大禹好善昌言則拜武王訪道丹書

是陳至如昔聖前賢之所誥誡廣厦細旃之所敷論其可忽諸且令頒之四方俾臣僚士庶誦其辭而服習其義咸知遵道遵法助登上理豈僅謂小補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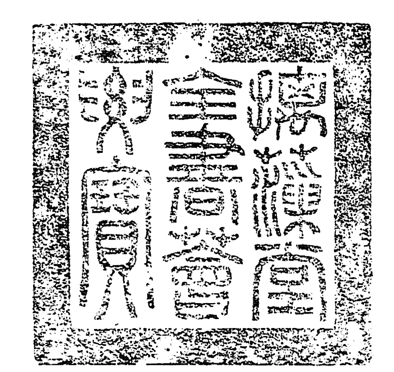
日講通鑑解義序

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發凡起例而襃貶之意寓於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鑑宗之據事以斷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

二者缺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作通鑑綱目綱做春秋目做立明羅十七代紀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虛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之餘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蹟故通鑑一書披覽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於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於中而斷於一乃命儒臣做胡安國之體法春秋之義詮次為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朕惟東周以前無史而有史蓋古史之精意已大

備於尚書故春秋紀十二公之事猶然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威烈以下無春秋而有春秋蓋綱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汙於是乎在夫危微治忽之介判於毫芒而相懸遂至於遼絕當時或未及見而後之觀者瞭然此不可不審其幾而深究其所以然也是以論古人之行事既貴其所見之至明尤貴其居心之至公蓋善論古者如水然人毋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無

成形於中故姸蚩畢見於外無成形者何公而已矣水之無成形猶人之無成心也無成心者何公而已矣夫公者三代大道之行而萬世法戒之權衡也朕讀史嘗著緒論一編實本至公之意期於至當之歸而於日講又以此諄諄申命儒臣旣卒業將以刋於祕府頒之羣工大經大法或勸或懲燦然畢具其有裨於經世豈淺鮮也與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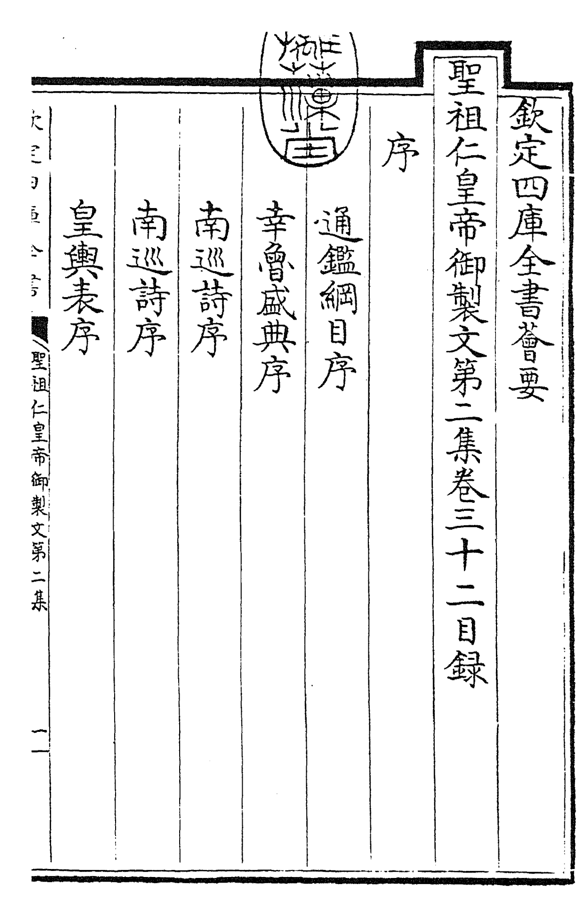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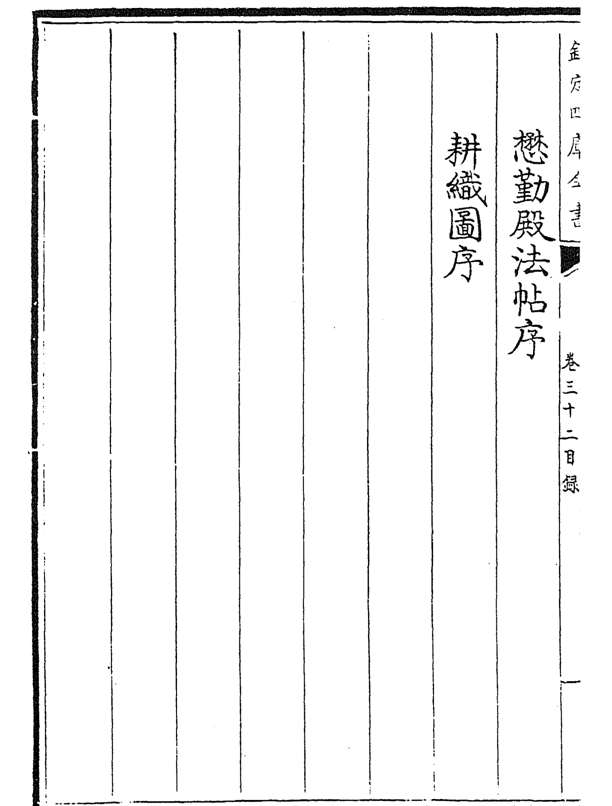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二目錄

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二

序

通鑑綱目序

朕惟自古帝王御世大經大法莫備於史唐虞三代之史尚書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自仲尼因魯史作春秋始編年繫月紀載之中襃貶寓焉大要歸於扶植綱常闡揚道法後之言史者必宗之宋司馬光奉詔纂修資

治通鑑論者以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朱熹本之為綱目綱倣春秋目倣左氏義例森嚴首尾條貫足以示勸懲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總會而治道之權衡也前編則上溯羲黄徵引經傳足備稽考續編則下逮宋遼金元其中叙事雖間得其實然而議論偏私紀載乖舛往往有之視朱熹所撰綱目迥乎其不侔矣朕撫御寓内夙夜兢業每思説命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朕於萬幾之暇潛心六經大義微言孜孜殫究以講求

古帝王治天下之大道於綱目一書朝夕起居之時循環披覽手未釋卷以是考前代君臣得失之故世運升降之由紀綱法度之所以立人心風俗之所由純事有關乎典常言有裨乎治體者靡不竟委窮源詳加論斷如是者有年矣爰於内廷設立書局命翻譯呈覽朕躬親裁定為之疏解務期曉暢無遺歸於至當而後止立有程課自元旦以至歲除未嘗有一日之間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隨迄今三年有餘全集告竣將鋟梓

頒行儒臣請序其端朕念是編所記述皆有關於治天下國家之務非等於尋常紀載之書法戒昭然永為金鑑凡我臣工其各殫心觀摩以體朕黽勉法古之意且垂之奕世使子孫臣僚莫不奉為典型酌乎治理斯作君之道出其中而作師之道亦出其中寔是又朕惓惓此書之意也夫

幸魯盛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

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閫奥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歴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哲恒慮凉薄未克祗承用是夙夜單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删定贊修之功日

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踰泰岱涉泗沂遂詣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為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文辭手寫以勒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茲夫緬懐曩哲繼躅前賢猶思覩其物采接其居處況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寤寐羮墻僾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檜楷如故髣髴金石絃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已也行聖公孔毓

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孜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即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南巡詩序

朕念切民依咨詢幽隱於二十八年春再舉南廵爰自
畿甸東臨齊魯沿沂江淮達於吳越曩者甲子之歲輿
衛所經瞻顧閭閻覩省謠俗憫懷澤國軫恤羣黎未甞
一日忘於朕心已甞形諸篇詠載前集中今兹重歷郡
邑見民物漸殷生業就理遠勝曩時中心慰悅又不禁
吟咏及之途中停蹔撤蹕欲以洞悉輿情數千里間百
姓懽躍載路星攢雲集瞻依愛戴發於至誠朕自惟化
理何以克洽民情益用是欲然也迺於廵歷所至沛膏

澤飭官方戒民俗修典禮經武備覽河防施諸事矣又發諸言或御帳殿或撫船牕吟咏所及性情在焉古人云詩言志凡朕篇章所寓時以民生風化惓惓為念即間於眺覽之際抒寫景物指顧河山要其寄託則自有在也因裒而集之為南巡詩一卷云

南巡詩序

朕三度南巡咸因視河親為籌畫遂至江浙察吏安民所歷之地隨其時宜廣沛膏澤拯疾苦焉茲行兼奉

皇太后鑾輿而南既可無闕定省之儀且欲見
先帝開基富有四海而朕守成教育率土清寧無慚付
託以博
慈顏之懌悅然往返遄迅絶無滯留百司章奏三日一
送行在即與剖決舟行多暇仍覽書史日操觚翰偶寄
吟篇莫非記採風俗時存懷保兢業之意後之人讀朕
前後南巡諸詩知朕心之有在云爾

皇輿表序

粵稽古皇統一海㝢畫疆經野建立萬國以作民極故
周禮土地之圖掌於司徒隷於小宰而左傳稱左史倚
相能誦八索九丘孔安國曰九丘者九州之志也史記
載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高帝以故具知天下阨塞是可
見有國家者封域之廣狹郡邑之興廢固不可不務遠
稽而近考也朕嘗博觀羣史上溯源流高辛創立九州
虞帝分為十二周初職方以統九服保章以辨分星胙
土列爵天下井如秦兼并六國罷封建置郡縣先王之

制至秦而一變矣自是一統之盛漢隋唐宋元明制度遞有更革漢曰十三部唐曰十五道宋曰十五路隋則改州為郡元則以路隷省明則革省置司其都邑變遷紛紜轇轕或地存而名亡或名同而地異或地析而民散莫可紀極他若三國六朝五代幅幀既隘升改寄置尤為煩冗矣朕因是簡命儒臣倣史家年表法以本朝府州縣之名為經弁於其首自唐虞以迄有明之地與郡國州縣為緯分列其下朕復親加裁訂以詳以核古

今輿制槩若星辰之羅於天歷歷可數也爰命曰皇輿表若夫土宇之廣北越沙漠南踰滄溟開闢以來未列版圖者咸歸籍内附以古無其名故斯表亦不能悉載焉雖然是寧獨討論之助云爾哉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詩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則撫斯表也朕敢不益博大厥德以膺茲孔厚之版章與是為序

懋勤殿法帖序

朕惟書契既興歷代相傳自篆籀變而為隸楷行草古人往往積歲月殫學力結體運思以務臻其妙所由來遠矣嘗於機政之暇游心翰藻覩晉人所書體尚圓潤結構天然風釆流奕斂鋒藏鍔而自能雄勁故歷代重之逮唐以後或格法謹嚴或筆勢軒翥類皆神明於昔人之矩矱而變化出之以自成一家之書亦代不乏人在昔右文之君得一名蹟每使當世之能書者排類摹倣鐫諸文石以廣其流傳為策府藝林之所共寶如聖

教蘭亭以及淳化淳熙諸墨刻皆其最著者也朕念古帖歲久漸湮近時轉相摹刻者多失其真因取內府所藏舊搨與名人墨蹟遠自上古以迄本朝編次橅刻題曰懋勤殿法帖凡二十有八卷帝王法書自漢以後咸在簡牘有明諸帝之善書者亦搜輯其遺楮以列於後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聰明天亶深心典學時灑宸翰雄奇高古體格渾成神彩炳煥洵足卓越前代謹以登諸琬琰昭

示子孫臣民垂諸不朽朕自幼習書豪素在側寒暑靡
間歴年以來手書勅諭詩文跋語以及臨摹昔人名蹟
屢盈笥篋毎思字學淵微雖精研日久正欲然未敢自
信緣諸臣敦懇再四勉從其請用識嗜古之夙志云爾
皇太子皇子亦晨夕侍朕習學因并附焉以策勵其意
夫書列六藝之中兼八體之妙唐太宗論筆法謂欲書
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微妙昔
人評右軍書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曹娥碑有孝子

順孫之象逍遥篇有抱素拔俗之象畫像贊有矜莊嚴
肅之象由是觀之學書之道亦非僅操觚染翰之為其
通於學問性情有如是哉後之覽者考源鏡流由今溯
古臨池之學具在斯帙矣故於刻石既成而序之

耕織圖序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為天嘗讀
豳風無逸諸篇其言稼穡蠶桑纖悉具備昔人以此被
之管絃列於典誥有天下國家者洵不可不留連三復

於其際也西漢詔令最為近古其言曰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又曰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欲臻斯理者舍本務其曷以哉朕每巡省風謠樂觀農事於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種之宜節候早晚之殊蝗蝻捕治之法素愛諮詢知此甚晰聽政時恒與諸臣工言之於豐澤園之側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聲盈耳歲收嘉禾數十鍾隴畔樹桑傍列蠶舍浴蠒繅絲恍然如茆簷蔀屋因構知稼軒秋雲亭

以臨觀之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也爰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朕於每幅製詩一章以吟詠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板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庶於斯圖有所感發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於安和富壽之域斯則

朕嘉惠元元之至意也夫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三目錄

記

蕚輝園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十一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三

記

恭侍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朕臨馭以來緬維

祖宗付託之重孜孜圖治宵旰不遑茲幸中外清平無事則裕民肅吏以登上理端在斯時顧朕身居九重處

周鄙屋閭閻疾苦容或壅於上聞又淮黃濬築務繁非
親行相度亦無由底績於是載舉南巡之典以諮求民
瘼然上念
皇太后春秋亦高矣誠恐違離日久定省有缺於心歉
然用是敬請同行謹擇於今年二月之吉朕率諸子捧
鑾輿登仙鷁發自潞河一路問安視膳無間
宮闈朕心少慊惟
皇太后天性仁慈軫念民隱尤切每見田家作苦則指

謂諸子曰稼穡艱難如此汝輩生長深宮可勿念乎諸
子悉受教惟謹即朕日祗聆
懿訓所至布德施惠惟恐一夫不獲
聖慈每聞之必為色喜顧謂諸子曰汝父皇愛民如是
太平可永保矣老身為加一飯盖盛德之下逮如此河
工既閱畢朕將南由吳會歷武林取道建業以歸乃復
奉
慈駕南臨於四月之望自瓜步渡江江中有峰聳峙曰

金山亦名勝也山椒庭院清幽齋堂閎邃爰掖
慈帷於斯駐蹕焉而是日天氣晴和江光如鏡帆檣上
下煙樹氤氳
皇太后隨意矚眺
天懷舒暢朕率諸子進蔬茗獻筍芋即山櫻洺芡並荷
親嘗曰田間味何可棄也盖
皇太后秉躬謙抑雖瞿曇蘭若亦施恩禮又
聖澤所加首先煢獨諸凡村嫗田婦罔不攜持童穉環

繞翟車仰瞻宮扇一時
懿綸温慰賞賚駢蕃而臣僚命婦之嫺於禮者亦皆環
珮霞帔伏迎道左親炙
鑾輿遠近傳為盛事山陬海澨婦孺旄倪稱兕觥而祝
慈壽者且數千里趾相接也猗與休哉朕觀從古陰教
如省繅觀穫載在禮經即前代宣宗亦嘗親奉母幃巡
覽畿甸賦詩紀事侈為美談朕茲幸際昇平太和豫順
合億兆之歡心以隆尊養亦庶幾以孝治光海宇之意

而

皇太后之徽音懿行可臚彤管爲萬世母儀法者尤亘古罕覯也朕謹薰沐拜紀勒諸貞珉以垂奕禩云

創興盛京海運記

傳曰補乏薦饑道也朕孜孜圖治冀臻上理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是以平時謹財用廣委積一遇凶荒則蠲租已責之外開廪發賑設糜平糶靡政弗舉惟是東北地勢曠莽陸輓維艱遼左暨朔漠諸部尤屬險遠計惟航

海轉粟事簡功倍規畫於中者非一日矣癸酉冬盛京
穀不登民艱於食乃發山東濱海郡縣常平倉米二萬
石由登州運至三岔河海運之役自茲始明年二月親
幸天津訪海道自大沽口達三岔較便三月命部員董
厥事截留山東漕米二萬石用商船三十連檣出津門
海若效順三晝夜即抵三岔因建倉遼陽開化城諸處
儲峙之又分舟運至盛京米價頓減饑困以蘇朕念盛
京根本重地積貯多則民食永足乃於丙子春復截留

山東漕米五萬石運至三岔河如故其秋諭截留次年漕米六萬石遣部臣偕督撫造新船二十加運二萬石既又諭增造船十來歲可運至十二萬石猶慮運船少也明年春諭福建將軍督撫勸導商船泛海貿易至則給以運直所齎貨物止徵正稅一時商賈靡不踴躍趨事海船大集於是截留河南山東漕米共二十萬石用天津淅閩船前後轉運以達盛京者共數十萬有奇適烏喇告饑遂以所運粟分輸易屯河士卒數萬咸賴生

全而是時大兵方進剿逆寇噶爾丹需糧孔亟用以頒
給軍儲不匱其年冬盛京
陵寢各屬兵民及科爾沁諸屬國窮户人等咸以疾苦
聞復發盛京存貯米賑之其所濟之遠如此因命來歲
仍自大沽故道用天津船運山東河南漕米六萬石以
備軍民之需而商船至是亦弗用矣是役也輓數十萬
之粟經數千里之遥帆檣一集倉庾俱滿無踰關度嶺
之勞絶車載牛牽之苦波委水輸禾囷自轉賑陪京而

人民胥樂給軍糈而庚癸不呼内以撫綏藩部外以摧滅强寇皆由肇舉海運一法斷自朕衷屢試而效故自侯甸以至要荒均受其賜夫舉一事而有濟於一方者古人尚不敢忘況若玆之費省利大功神惠博使不載其始末垂示簡冊將良法美意久而漸失後何所考用是援筆而紀其實云

海運賑濟朝鮮記

朕聞救災拯患王政所亟是以夙夜求莫雖在遐荒絶

域猶若恫瘝乃身矧屬在藩維茍有疾苦何忍一日置
也康熙三十六年冬朝鮮國王李焞奏比歲薦饑廪庚
告匱公私困窮八路流殍相續於道籲懇中江開市貿
穀以甦溝瘠俾無殄國祀朕深為惻然立允其請遂於
明年二月命部臣往天津截留河南漕米用商船出大
沽海口至山東登州更用雞頭船撥運引路又頒發帑
金廣給運直緩徵鹽課以鼓勵商人將盛京所存海運
米平價貿易共水陸運米四萬石加賚者一萬石朝鮮

舉國臣庶方藜藿不飽獲此太倉玉粒如坻如京人賜之食莫不忭舞忻悅淍瘵盡起該王具表陳謝感激殊恩備言民命續於既絕邦祚延於垂亡盖轉運之速賑貸之周亦古所未有也朕念朝鮮自
皇祖撫定以來奠其社稷綏其疆宇俾世守東藩奉職修貢恩至渥矣兹者告饑不憚轉輸數千里之勞不惜糜費數萬石之粟環國土而户給之非獨捄灾拯患遠邁春秋汎舟之義實所以普澤藩封而光昭

先德也是烏可以無記

暢春園記

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灦灦匯於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頃沃野平疇澄波遠岫綺合繡錯盖神皐之勝區也朕臨御以來日夕萬幾罔自暇逸久積辛劬漸以滋疾偶緣暇時於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顧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偉因兹形勝構爲别墅當時

韋曲之壯麗歷歷可考圯廢之餘遺址周環十里雖歲遠零落故蹟堪尋瞰飛樓之鬱律循水檻之逶迤古樹蒼藤往往而在爰詔内司少加規度依高為阜即卑成池相體勢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計庸畀直不役一夫宫館苑籞足為寧神怡性之所永惟儉徳捐泰去雕視昔亭臺丘壑林木泉石之勝絜其廣袤十僅存夫六七惟彌望漣漪水勢加勝耳當夫重巒極浦朝煙夕霏芳蕚發於四序珍禽喧於百族禾稼豐稔滿野鋪芬寓景

無方會心斯遠其或穪稌未實暘雨非時臨陌以閔胼
胝開軒而察溝澮占離畢則殷然望詠雲漢則悄然憂
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戶牖也每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鮮
之時或盛夏鬱蒸炎景爍金之候機務少暇則祗奉頤
養游息於兹足以迓清和而滌煩暑寄遠矚而康
慈顔扶輿後先承歡愛日有天倫之樂焉其軒墀爽塏
以聽政事曲房邃宇以貯簡編茅屋塗茨略無藻飾於
焉架以橋梁濟以舟楫間以籬落周以繚垣如是焉而

已矣既成而以暢春為名非必其特宜於春日也夫三統之迭建以子為天之春丑為地之春寅為人之春而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也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使圓頂方趾之衆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屬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皥皥焉八風罔或弗宣六氣罔或弗達此其所以為暢春者也若乃秦有阿房漢有上林唐有繡嶺宋有艮嶽金釭壁帶之飾包山跨谷之廣朕固不能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蹤古人

媿美曩軌安土階之陋惜露臺之費亦惟是順時宣滯彔顏致養期萬類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浹一民一物念茲在茲朕之心豈有巳哉於是爲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昔在夏姒克儉卑宮亦越姬文勿亟庶攻若稽古訓是欽是崇箴銘户牖夙夜朕躬

棟宇之興因基前代巖宿丹霞檐棲翠靄營之度之以治蕪廢有沸泉源汪濊斯在

駕言西郊聊駐綵斿甘彼挹酌工築斯謀瑩澈明鏡縈

帶芳流川上徘徊以泳以游
因山成峻就谷斯卑咨彼將作毋曰改爲松軒茅殿實
惟予宜亦有樸斲予尚念茲
撰辰經始不日落成豈曰游豫燕喜是營展事
慈闈那居高明遐矚俯瞰聊用娱情
粤有圖史藏之延閣惟此大廡會彼朱褋欝欝溝塍依
然耕鑿無假人工渺瀰雲壑
有鷁其舟有虹其梁可帆可涉於焉徜徉文武之道一

弛一張退省庶政其罔弗臧

嘗聞君德莫大於仁體元出治於時爲春願言物阜還使俗醇暢春之義以告臣鄰

蔚輝園記

京師西北隅地曠而幽西山疊巘近可指矚清泉交流渟泓於其間林木茂密禾黍芊綿有古鄠杜之風焉朕既築暢春園時往以省耕觀稼炎暑蒸鬱亦將以憩息於此也東北御界園舊地以賜裕親王其地有清泉喬

木因而葺治循乎自然林樾丘壑具蕭遠之致王既為斯園請朕名之夫詩以棠華比兄弟朕每讀詩未嘗不三復流連思古人友愛之誼天倫之樂邕邕怡怡被於絃誦竊欣慕焉因以譽輝名茲園蓋有取於詩人之旨也王秉性寛和入則集議巖廊翼賛機政退居之暇澄懷簡澹不涉外務時當風日佳美眺覽郊垌輒至斯地蔭嘉樹鏡清流問農閱圃古人有言為善之暇想足怡神王之遊息於茲園也其猶此意也歟唐開元中營興

慶宮賜諸王第於宮側建爲花蕚相輝之樓史冊傳之

朕所嘉尚於是既命其名而并記其事云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三